“隐士”陈道明不喜欢娱乐圈:

钱是我行事的第二标准

“娱乐打倒一切”是另一种八股

记者:当年《围城》等几部电视剧还真是有意思,后来就风光不再了。

陈道明:时代的进化不允许了,从大处讲是进化了,其实要从本身来讲,我认为是退化了。你有娱乐的权利,也必须得有人有欣赏艺术的权利。现在是什么呢?就是娱乐打倒一切,其实是从一个八股走向另外一个八股。我们现在一个劲地强调娱乐,一切以娱乐为杠杆,其实娱乐就代表了金钱,真的。这个八股是不是也形成了呢?也可能是年龄所致,我还是怀念文艺界,我不喜欢娱乐界。

娱乐界,演员本身就是个消费品,就是叫人来消费的,原来我就说像戏子,现在就更像戏子。其实你仔细想,现在的艺人,不光是别人把他们塑造成“弄人”,其实艺人把自己也变成了“弄人”,你不自重谁重你呀!

影视演员是以人物示众,而不是以你个人示众,你个人让别人了解得太多,你的路就越窄。我这是一孔之见,但是我是这么坚持的。一个演员一生当中演那么三五十部、八九十部作品,你有多少侧面能跟观众展示,叫观众还不腻呢?你没事再去得瑟,而不是与观众拉开距离,这不是傲不傲的问题,我认为这是一种职业需要。只有一种演员是必须跟观众接触的,就是我们所谓影视界的明星。明星有他(她)的商业价值,明星的商业价值是出镜率、曝光率、点击率,如果没有这些,就不叫明星了,因为作品不是第一的。

演员不同在哪儿,演员是文化本身,靠作品来说话,靠角色来说话。其实国内现在也有很多明星包装得很成功,他(她)的商业需求也很大,弄得一些少男少女们大呼小叫的,这也是一种存在价值。但是你再看看他(她)的作品到底有几许?又是演员演技又好,又有明星的感召力,在华语地区就没有。

剧本好钱不是问题

记者:一般的戏给你多少钱也不成,为什么呢?

陈道明:这有一个前提,一个制作如果对我投入了过多的金钱诱惑,但本子不好,你给我再多的钱我是不会上的,但如果本子非常好,我会告诉你,不要给我那么多钱,拿这个钱去请其他好演员,咱们做一个好戏。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,明白我的意思吗?就是说如果一个好本子,好到我觉得这是一件事了,不是一个商品了,怎么都行,不是钱的问题了。

我也不想买飞机大炮、航空母舰,我没这么大的奢望。所以钱对于我来讲,是衡量我做事情的第二标准。第一标准是首先我认可或不认可这件事情,认可这件事情钱不是问题。

时代审美受颠覆

记者:我深知知识阶层的人有个最大的问题,把什么事情都看淡了。

陈道明:毛主席早就批判过知识分子,就是“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”,我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。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看到了,你不能“为之”,就干一点自己能“为之”的。你比如说吧,既然有投资商给你投资你“为”呀,我说了我没有这个能力。我说米饭不好吃,给我米,给我锅,给我火,我又不会做,但并没有失去我说这个米饭不好吃的资格。

记者:我知道就是美食家和厨子是两回事。

陈道明:不是说中国从来没有好电影,是说现在好的电影不多。

我们现在一些创作者都是在“你看我我看你”地抄袭各种题材,它的致命原因,我认为还是对生活的体验不够,不屑去亲自体验这些东西,怎么能够有感而发呢?

我不觉得这是错误的,因为这是时代所致,大环境逼迫着这些创作者们放弃了自己最根本的源头。包括我们演员,说句话可能听着不好听,像抢钱呢。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东西,就是倒退。

记者:我觉得标准不一样。

陈道明:现在观众已经不批判了,比如他们已经认可有些电视剧八路军就得越好看越好,打扮得越妖艳越好。我觉得人们的审美已经颠覆了历史,怎么能够把美学的观念理解得这么肤浅?是谁带的这条道?我为什么看不起很多导演,就是导演问题。创作上导演是把关者,你没有这个要求。这是文化的退步。已经没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了,只管养眼两字了。

记者:在自己的行业难道就真不做了?

陈道明:做不干涉别人的事呗,真的只能是这样了。比如说这个戏要去演,那我必须把所有我认为不对的东西先统一好,统一不了,那你另请高明,比如说我如果演个八路军,旁边要搁这么一个女孩子,我不干,我必须把这些统一好。

妻子杜宪一点都不功利

记者:你自己说后来走红是属于命好。

陈道明:其实这个东西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,但是从哪个方面解释更准确我不知道,一个是我的机会好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讲,我认为可能不是我的机会好,这就是我的命。

记者:你还是认命了。

陈道明:认命了,你想啊,当时在天津人艺,如果我不认识杜宪,我就不会想起考中央戏剧学院。

记者:你就是为了追她去考中央戏剧学院的?

陈道明:为了不两地分居啊,如果我没有考上中央戏剧学院,就不会被选上拍《末代皇帝》;如果没有拍《末代皇帝》,我也不会拍后来的《围城》;如果我没有拍后来的《围城》,也不会是今天坐在这儿的我,你会对我索然无味,爱搭不理。所以原来我以为这是机会,后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命运吧。

记者:你说过总被推着走,是因为没有事和人能经常性地激起你的热情,还是你根本就没有?

陈道明:我只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主动发起热情。比如说看书,比如说打球。

记者:问过杜宪吗,你赖了吧叽的,她瞧得上你?

陈道明:如果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,杜宪看上我,说明我太太一点都不功利。只能说是她的伟大,不是我的光荣,明白我的意思吗?说明她一点都不功利,她第一不以学识判人,第二不以金钱判人,第三不以地位判人,你说是不是伟大?所以一般人说你看上他什么了,现在说这个人有地位,这个人有钱,这个人有学识,这个人长得帅,无非就是这四项,我无一可举,你怎能说她不伟大,你还有什么话说?

(何东)